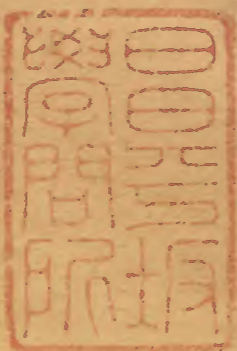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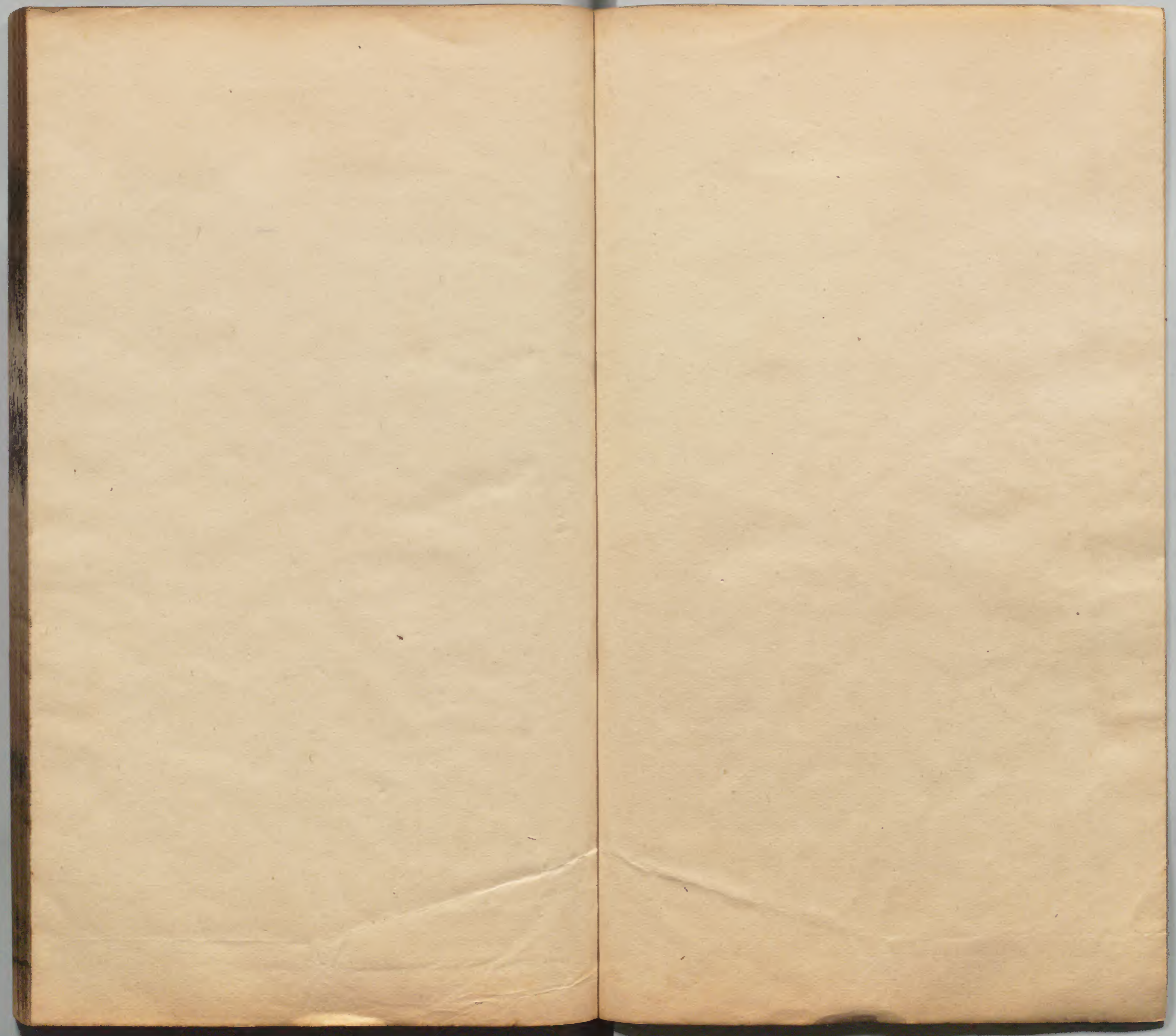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	一	二〇〇〇	漢書
一	三	〇〇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	一	二〇〇〇	漢書
九	四	〇〇	
一	五	〇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19)
函號	290	118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

相唐杜黃裳

淺草文庫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文叔用事黃裳未嘗過其

史略卷之三十一 唐書卷之三十一
門塔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
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
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大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時宦官俱文珍用事文珍以黃裳舊
人故引用之于是夏竦銀節度使韓全義檢校無功
因其來朝白罷之西川節度使韋臯薨節度副使劉
闢自爲留後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
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以
闢爲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未能討故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
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
裳獨曰闢狂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
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
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節度使嚴礪
同討闢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
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
者當以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

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
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
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
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
脩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以治亂云云
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
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
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
見喙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
吳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

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
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利神
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
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
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
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
卒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
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歿悉力營救
既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
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以是

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
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
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
流憑昭州原載不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
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
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
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綏表
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綏遣牙將阿跌光
進及第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部落稽兄弟
事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

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一
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
敢遽送于宅門候伺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
青衣繼續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
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唐李吉甫

唐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以父_知御史大夫栖筠蔭補左
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遷太常博士年尚少明
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
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
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
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
益重其厚坐是不徙者六歲改楷饒二州會前刺史
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恠不敢居吉甫命齎除其署以
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唐李吉甫

五

徐陞刻

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
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
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
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章臯畜財多故劉
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
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
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闢以攻
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
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
宣洪斬鄂强弩號天下精兵每險地兵家所長請起

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
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
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
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
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
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盪自異
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空邊隙
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停障南丸數千里求盟
吉甫謀曰邊境荒蛆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
能知今吐蕃繇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

著劔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
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贇普不納張愔既得
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
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
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
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
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宦
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于延英承旨迎附旨意卽
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第泳
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

請間劾其姦帝使薄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
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甸
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
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
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
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
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
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
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
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

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關志討之必克帝意
決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
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
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
殺其刺史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
鏐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
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
州以討之吉甫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
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賊多
得其感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

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
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
吉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三年牛僧孺
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
上僧孺等久不調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
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
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
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
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

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強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寶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

裴垪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閘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垪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錄漢至隋未有多于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

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
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
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苟重
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
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
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
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
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
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
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

大曆時權臣月俸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
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
相通濟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簿頓異
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
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闕蠲減凡省
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及奉收都畿佛祠田磴租
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
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可以請
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
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

非禮之舉入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以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言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蕡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

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京城諸僧有以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脩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壽監脩國史慮造謗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問或不脩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謬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

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卽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彞脩之于長壽及彞罷而事寢賈耽齊抗脩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八年十月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巳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直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北

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半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材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臨唐許當蔡西面兵

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
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
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
未喜于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言於上曰淮
西非如何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
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不當用河朔故
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
羣帥俘獲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
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匹其家
自大歛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

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
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
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
愛善無遺哀志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
節度劔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
望風采而稍忿怒罷李藩宰相而裴增左遷皆其謀
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
俛焉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
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本法不悛
害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服物食味必極珍

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臺公論以此
重之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已肝帝令他日是固
請不肯退竟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奸又歷詆輔相
求自試又素假郵置縣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逐斥
之李絳為言不能得言用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
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
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
疑耶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
論著甚多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註之下及
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曰為

唐李揆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為冠族揆
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
下試中書遷右拾遺扈符劔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
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
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
動遵典禮柰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
后卽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為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
宗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
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也因再拜賀帝曰朕

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囿亦不能擿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藉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于是京師多盜至駮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

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兄措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於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上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為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中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籠章屨姿士不見用麀頭鼠日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退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日貧無祿可食不給牧守稍厭惡則

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江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蔡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換以死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祀日和戎者當練却廷事非換不可異時豈盡年少者換不敢辭換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換畏留因給之曰然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唐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召拜比部員外郎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睦禮信

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除其期帝
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
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天下屬
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
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
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
幣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緩靖約束儉已
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
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

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
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
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浮漫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
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
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
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頤骨持去邏司傳謀盜殺宰
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拘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
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
驚罷朝坐廷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諡曰
忠愍初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

者言今之三稍皆不利始輕末重原餘李絳足疾免
明年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為盜所害詔金吾
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于道
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察兵捕侍郎許孟容
言于帝曰國栢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
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
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
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
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
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
二人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
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
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
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鼓騎導翼每過里門按索喧
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云

唐裴埴

裴埴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
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
部侍郎鄭珣瑜委埴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
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
始執政以情謂埴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
比日人物吾濬不及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
鑒為我言之埴即崖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
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
非是罷學士為戶部侍郎帝器埴方直以為任公卿

薄其過者信弭厚吉甫罷乃拜增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增始承二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
密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
課吏治分明澈憲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
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增誠使勿言帝在
殿中常呼增官而不名嶺西節度楊子陵為監軍許
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增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
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
增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
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增權因探帝意

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說獻征討計增固爭以為
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
有功于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
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
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
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增從容以語動
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增比遣往得其大將
烏重胤等要領增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璀
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
師之勞帝初意然徐乃許之增請秘其計帝曰惟李

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瓘
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誥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
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
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
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
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瓘
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
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
江而南民少息矣瓘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
造諸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
瓘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
皆遷及過謝瓘瓘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
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瓘爲學士時引
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辜貫之裴度知制誥李
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宰號名臣自佗選任用
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瓘年少柄用爲嫌故
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襲無幸人五年暴風瘟帝悵
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
兵部尚書瓘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
甫時約束言甫復用銜之會瓘與史官蔣武等上德

宗實錄吉甫以培引疾解吏任不宜冒奏乃徙培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劉佑芻表其忠帝乃贈大子太傅培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文館以登朝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培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裴培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乃釋之議者謂帝知培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云

唐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爲河南叅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唐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胝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饌餽小不如意卽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

張網羅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
鳥雀又羣聚于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
誠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餽之無使飢渴
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
其弊故態未絕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性嚴刻
嫉其克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寰出慢言
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
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
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
置方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案罪誠如

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
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
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立心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
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嘆
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
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
進斷鞬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駭
伏獨騎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
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
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

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家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鏐死家奴告鏐子稷易

父奏未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鏐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郤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建言

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
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
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
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
賊矣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
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
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
怏怏則度無與其功度請易其辭室疑間之嫌於是
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曰主
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

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
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澆沮出之外度屯郾城
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
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
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
先入蔡明日統泗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
初元濟禁鴿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
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戮死抵盜餘一緡除往來
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不守恃帳下或
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

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
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
將度遣諸郎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如詔度固
不然騰奏申解全宥有甚衆勳策進上柱國晉國公
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裴度因奏事
言之上怒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
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
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
吐突承璿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
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嘆之裴

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
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鏞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
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鏞在度支專
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
其肉比者裁損漕西糧料軍士然怒會臣至行營曉
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
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
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鏞資性狡詐天下
共知唯能上惑聖聽足見羨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
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

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燎心衆議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方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恐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又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繼人始得乘鑄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栢耆脇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强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

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便揚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筵拱聽不承又獲盧大夫通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暴橫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

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
日以爾使我羞宰相命殺之而原鑿者錄是京師
澄肅度纂送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幾畧因侍宴
獻之請內中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宸志非所欲
也帝嘗語度臣事君當屬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
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
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
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
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卒為
屏縛所構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

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光顏烏重胤
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
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
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
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積過惡以為逆豎構亂
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
賊祇亂山東禁闢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
闢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三陛下覺寤
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石心者無不

史記卷之九十一
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之故不敢抵觸恐
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臣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
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
委付之意不輕遺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
亦無讐言嫌正以臣前乘傳詣關而陳軍事姦臣最
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
進隨便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迨過日
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
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
一至於此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

若朝中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
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
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積近職俄擢
積宰相積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
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
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
中謂度在朝而兩河節度侯忠者懷強者畏今居東人
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陞見始陳二賊
畔渙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集流涕伏未起
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嘗延英待卿知書謂度無援

與且父然爲奸盜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
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寒髮將貴臣至
齎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
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擲以聞帝怒
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詎不對帝強
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
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
知之耶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
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
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

置直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
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
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
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
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
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伎側目謂逢吉險賊善謀
可以構度共譏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
居位再閱月果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
中外不聞國者八二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翌
日乃見帝遂立景三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

之引所學李訓張維興等內結宦官外種支黨醜沮
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
牛元翼之家賊宗憲惋歎宰輔非其人使覓賊熾肆
學士韋處厚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
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
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
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
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摠葉于外所以馮唐知漢
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帝雖孺蒙然注意度

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
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
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
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
名應圖議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
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
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官人自挾糗
無擾百姓趨有司檢校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
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中百司
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無備有

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言誠有示
便安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
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言作命所
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揚英端奏稱衣段疎
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
衣約三十萬端足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之憂其不
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
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
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為慮譬如一豺虎於
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祇

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
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
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
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
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
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
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
失計若未能如此猶云會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
修葺事在司不假卿之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
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為或有專賜與皆緣微發須

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創我國不惜二三十萬端正
祇是體不可獨與羌陽宜知悉感如此處分即得
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
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繼弛日晏坐朝度
諫曰比陛下斥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
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幾奏稟有所壅闕夫
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可保道家
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
際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
坐加延問漏及巳午即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

綱為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
立江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畧死子同捷求
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
度支歸有司可奏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
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
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
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勲業久居上欲
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
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
中書令李訓之禍患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嬪賓客

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時閣豎
 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
 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
 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
 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謹不問人間事而
 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
 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字辭老疾帝命
 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臥獲北門可也趨上
 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
 從度遣使曉警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旬

度遇 憲宗 則智 勇軀 湊遇 穆敬 一之 則 陽 氏 豆 能自 為材 耶可 慨哉

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忠度臨終自為銘
 誌帝恠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為請無
 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太初中詔配享憲廟廷度
 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
 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
 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
 為天子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
 其風烈葬管城遠今廟食初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王
 帶一條度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度意因令
 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琛先朝所賜既不敢將

歸地下又不合，向人間，誰却封造，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雖得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歸地', '不信術數', '時至則行']

唐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善，絳與裴晤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待若，取其財恐非過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敕，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遽，以遣息取未，光琦因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取，當守之不。』常稱太宗玄云之虛，朕不佞欲。

[Marginal note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絳', '深之', '趙郡']

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選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於出片言文之希御者則然曠銷將帥擇工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輕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焉而俗必遷如且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摻次若臣成取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

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遣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也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皇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宗廟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年倒石令使者勞論絳襄陽表封達詔書獻銀壹萬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步示天下以命帝可

奏仍赦均罪此議還盧從史昭義二節將復召之從
史以軍無見儲解李吉甫謂鄭絳請其謀帝召絳
議欲逐絳絳爲開白乃免絳見谷堂曰帝曰此諫官
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隱諷詎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
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要試上心自言絳諫昌拒
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吾曾如天臣卑如地
加有電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千二何
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
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

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
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裴垕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
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
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
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
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况承
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北陽魏博易
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
不自安陰相結助豈淺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

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或進退有利若所除
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禁不行彼因潛
相交結在於國靈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
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
而勞費之病成歸國家大令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
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
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
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
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
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

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信難處置願更
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
承宗今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
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
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
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
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
東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
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
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

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
劉闢李錡猶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
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
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鬲歲深外
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
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
鄰道平君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
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
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
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

問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
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
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
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
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
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
興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
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
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中祭之利旣而承宗久未
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許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

詰貞定宣慰使李安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
旨請獻德禁二州以弭怨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
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
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
度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曰季安得飛報先
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授節鉞承宗
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貞定囚之中使送
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
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
還先宿裴垵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
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
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
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
咸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
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
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
庭者以武爲戒苟爲復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
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垵武久處朝
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
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垵

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爲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無益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鑄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

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于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盡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

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吏勿與之且曰異時
庸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心縛盧從史而承
璫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云不要害磁邢洛跨
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云收威極遠以偏
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將云謂陛下嗚以官
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云九陽為澤潞而以
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云然帝從之張茂
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云則士之從茂昭
皆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云詔其麾下皆聽茂
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云間以帑膾匱竭稍

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
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
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鬲之思
當大出之以省輕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參
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
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
其見禮憚如此帝惟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
何耶對曰聖王選嘗代之人極其才分云可致治豈
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云能蓋人痛折
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

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法以事所得
十七夫任官而辨其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
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賢者中立而寡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
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
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
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
成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備用度易羨餘以爲
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若以爲獻是徙東
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帝每有

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璫寵方
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璫淮南監軍翌日拜
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
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璫李
吉甫欲自托於承璫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
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
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
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
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
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

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
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
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趨
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
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
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
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
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
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
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貞宰相
也遣使者賜醪醕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
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
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
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
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
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
人悉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
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
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底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
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

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三帥能制諸將之死
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
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
不相服從然則向口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
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
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
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
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
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
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
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
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
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自古甫復於延英盛
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
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
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
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澹戩未復人皆憚戰若
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
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
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矣

或聖德若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臣懷諫劾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出與晨入府十平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與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等聽吾言乎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將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

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則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卽降曰蘇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

終日與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復之感激
殊常上從之以與自魏博節度使忠順不遠制命已
至魏博與忠順共謀漢士衆無不鼓舞李絳言魏博
五十餘年不亂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割河朔
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
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
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
一逆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

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
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
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
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
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
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徭強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遣游
客見說興一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
可萬頃請擇能吏開墾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
絳命度支使加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
百頃收穀四十二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

防賴之帝志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道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

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此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

衣絳欲趨出帝曰監官下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
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終或無所論評帝輒詰所以然
又言公等得無有媼故元食者當為惜臣吉甫權德
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
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
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
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著名者皆出其選古人
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
帝曰誠然在王官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
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從於天德故
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
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
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礪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
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
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
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
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
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
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
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

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或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祿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闕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土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貨致之彼不論朕意故王諱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大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

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祿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闕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土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貨致之彼不論朕意故王諱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大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

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為災事竟如何李

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絳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

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
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
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
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
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
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
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
田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
授河中觀察使河中以節制而皇甫鐸惡絳故簿
議者不直鐸得罪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

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
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留留守寶曆初
拜尚書左僕射絳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
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
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
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
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
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
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
士皆怒乃謀而入劫虜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陳武言楚城可以無終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終
遂過害年六十七幕府趨存約薛奉嘗死事聞諫宦
崔戎等列終寃冊贈司徒諡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
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奉將相圖形凌
烟閣終在焉終所論事萬餘言其甥是侯致以授蔣
偕之為七篇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
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開美敏于學居父喪
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
數年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
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
運為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
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
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
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

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
泗節度使在右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
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若此君宜
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
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遣藩
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
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引終不詣王仲舒與
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
制之仲舒等為俳說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
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

為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為詔藩曰自
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
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
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劾邪裴垪白憲
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絀罷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
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甚儉則足
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上子路之
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可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
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善於人者

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
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
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
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
門下語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
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
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
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
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
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
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
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
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垫然人物清整是其流
亞云

唐韋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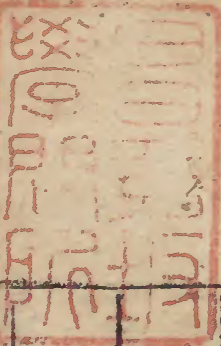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瓊
八世孫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
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
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
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盟素聞其賢
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
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未貞時
始爲監察御史舉其第繻自代及爲右補闕繻代爲
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

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
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
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
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
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汗
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
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巴州刺史久之
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均嘗三
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均曰奉
教事果見聽均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

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
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
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
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
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
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
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
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
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
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

方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
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
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
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鑄張宿皆以幸進
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
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貫之
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數請
罷兵故罷為吏部侍郎出為湖南觀察使時國用不
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歛以
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

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
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
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
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有僧造門曰君
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
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吹易養培子持萬縑請撰
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
故家無羨財



不孝左編卷下

八

三ノ

